

過

庭

錄

尚書譜 過庭錄卷六

篇目

唐堯堯典弟一

虞舜舜典弟二

汨作弟三

九共一弟四

田學紀聞云  
虞傳有九共  
無

無

有

馬鄭注無  
說詳後

九共二弟五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三弟六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四弟七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五弟八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六第九

有

馬鄭無

九共七第十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八弟十一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九弟十二

無

有

馬鄭無

橐飫弟十三

無

有

馬鄭無

大禹弟十四

按書序大禹

無

有

馬鄭無

禹謨者僞書所加

皋陶謨弟十五

有

有

馬鄭無

益稷弟十六

葆琛先生曰  
益稷鄭作棄

無

有

馬鄭無

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  
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  
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雖  
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

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  
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  
篇之理也

夏禹禹貢弟十七

啓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五子之歌弟十九

墨子非無樂云于

有

馬鄭無

武觀曰君子淫溢康樂野  
于飲食將將銘覲磬以力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無  
奕奕章聞于天按當是此  
篇逸文

中康允征第二十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

無

有

馬鄭無

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周王  
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皋陶謨禹貢

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此指偽孔所分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

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按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

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蓺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簮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

亦云序孔子所作紹繹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稷卽具於是未始別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卽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書分爲舜也

非典

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厯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鰥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

卽側微厯試之事

鄭注厯試諸難爲入麓伐木卽納于大麓也不具於堯

典中乎則可不必別出舜典矣又云皋陶矢厥謨禹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凡皋陶禹帝

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皋陶謨乎則可不必

別出大禹益稷矣

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皋陶謨然據書序正不必分篇且

序言作大禹皋陶謨不言作大禹謨皋陶謨者正以禹皋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二篇分爲數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嘗聞諸葆琰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按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紹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錄之也尚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

以舜在當時稱王亦必以尙書之帝爲周法所定也  
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  
功馬融以爲堯順考古道同天之訓疑出緯候遷書  
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  
亦謂爲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古爲  
同天並不以爲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  
尙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  
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爲晚出二十八字之所  
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亾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孔穎達據東晉書斷十六篇古文爲僞書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一大禹

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

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

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

當作畢

命二十一

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

六以上正義文

按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之注

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

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

篇而無師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

伏生所誦遂引以爲今文也

按東晉古文書固僞而是真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又

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  
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  
也大氏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爲近諸子百家  
所記往往可傅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  
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  
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  
雜說遂不以溷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

因學紀聞  
大  
無

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日  
施章乃服明上引下

釐沃弟二十二

湯征弟二十三

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汝鳩弟二十四

汝方弟二十五

夏社弟二十六

疑至弟二十七

臣扈弟二十八

湯誓弟二十九

典寶弟三十

仲虺之誥弟三十一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馬鄭無

湯誥弟三十二

般本紀有  
湯誥文無

有

馬鄭無

咸有一德弟三十三

堯典正義  
無

有

馬鄭無

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明居弟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弟三十五

漢律厯志  
引伊訓篇

無

有

馬鄭無

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  
賁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

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  
在亳

肆命弟三十六

無

有

馬鄭無

徂后弟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弟三十八

孟子禮記並有無

無

引太甲文

太甲二弟三十九

太甲三弟四十

沃丁沃丁第四十一

太戊咸父一弟四十二

咸父二弟四十三

咸父三弟四十四

咸父四弟四五十五

殷本紀下

有太戊篇

伊陟弟四十六

原命弟四十七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有馬鄭無

中丁中丁弟四十八

殷本紀云  
中丁書闕

無

不具

舊漢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

無

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丁乃適矣當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矣

無

河亶

河亶甲弟四十九

無

祖乙祖乙弟五十

無

陽甲盤庚上弟五十一

無

經殘字盤庚下篇與上篇古文連接知今文合爲一篇嘉平釋載乃分爲三

有

盤庚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武丁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繪  
衣兌命

無

有

日惟口起羞惟甲胄起丘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西伯戩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形日西伯岱  
黎微子五篇古文分般庚爲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  
無書者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  
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  
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又論語子小子履敢用元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謗在  
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  
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  
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  
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

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然且不憚身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呂氏

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

不收

墨子七患篇引殷書  
日湯五年旱卽此文

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

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擗其手

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校

此知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

誓章昭說非

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

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按增多十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按鄭此注明盤庚分篇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按鄭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盤庚蓋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

沒世史記之言與序不違乃索隱云尙書盤庚將治  
毫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百姓思之作盤  
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不見古文者  
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  
雔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形日及訓核高宗  
以廟號名篇故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  
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弟六十一

無歐陽經

有

大誓二弟六十二

有歐陽經

有

大誓三弟六十三

無歐陽經有

牧誓弟六十四

有

武成弟六十五

漢律歷志三引武成

無

文

洪範弟六十六

有

分器弟六十七

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無

無

範前

旅獒弟六十八

鄭注獒讀曰豪謂是無

有  
馬鄭無

豪首之長

旅巢命弟六十九

無

有  
馬鄭無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凶

金縢弟七十

成王大誥弟七十一

有

微子之命弟七十二

無

歸禾弟七十三

無

嘉禾弟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

無

嘉禾日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按此古文所無故王莽時亦以爲逸篇也

無

瑛先生曰假王卽高宗形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

無

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推

無

大人爲能格君之非故格君者隸政之本而佞邪傳

無

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

無

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互

無

博士不肯置對矣

康誥弟七十五

酒誥弟七十六

梓材弟七十七

召誥弟七十八

洛誥弟七十九

多士弟八十

無逸弟八十一

君奭弟八十二

成王政弟八十三

釋文政如字馬

作征云正也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將蒲姑弟八十四

無

多方弟八十五

有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聃息愼之命弟八十八

無

毫姑弟八十九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顧命弟九十一

伏生書顧命康王之

有

誥爲一篇古文分爲二

康王之誥弟九十二

釋文王若

有

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日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書記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

三統術有  
別列畢命豐

無

有 馬鄭無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

釋文君牙  
一作君雅

無

無

繢命弟九十五

本作同命  
今依說文

無

無

解字所引改

以下五篇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別錄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策  
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  
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  
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按周本紀尙書大傳並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  
觀兵時事蓋大誓第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  
津時事蓋第二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  
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第三篇文在孔  
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

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  
鄭並爲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  
所傳述者入大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  
經三十二卷校大小夏侯經多大誓三篇也劉歆三  
十一年觀丘十三年克殷與史記異按三統術之年  
數皆附會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  
附錄與陳編脩壽祺書云据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  
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蓺文志言武帝末蓋据  
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述前事非季世之  
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是一時一事緣古  
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誓證今文無  
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肆入

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間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袁文志同有謂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訛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竝引之今足下又考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

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迺絕無師說  
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別云逸禮有  
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  
書滋多於是矣按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  
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  
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  
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漢志文

經二十九卷漢志文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  
卷數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誓謂大  
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  
茲錄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  
之則幸甚

按漢書律歷志二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  
歆讓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  
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  
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亡衛宏等所傳遂不  
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

成逸書建武之際亾益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其實  
十六篇之逸書並亾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  
建武時所殘闕遂并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  
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桉所云韓嬰卽周本紀詩人  
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益謬十年爲七年之誤  
蓋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  
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據史記知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  
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  
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  
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  
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刪改書  
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  
引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蓋以克殷而追敘其事  
然後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  
戊午者明周之改正故言一月惟僞古文大誓有惟  
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卽本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子旣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按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

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

逸周書度邑同

此在克

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

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

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

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

寧而崩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年亦

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據二戴記謂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

文王世子正義引此作大戴禮無此文

受命九年而崩

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

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一年此本二戴爲今文家

說然按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文家之爲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鵲鵙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鵲鵙在伐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不同桉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卽魯世家所載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相傳之誤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縢一篇分三節旣克商二年至王翼

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  
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卽代武王也武王旣喪至罪  
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之事于後  
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周  
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  
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卽未敢順公之事周公卒後秋未穫聚風雷雨  
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  
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  
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  
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

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  
以褒周公之德也

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此載金縢卽古文說按

按此卽毫姑序云周公葬畢

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爲說者周公攝政之事  
以金縢始以毫姑終故錄金縢卽終言其事所以明  
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  
處變而正反亂而治微子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  
得而明也金縢篇云我之弗笄笄治也

本詩叔重言欲告

先王卽當治殷民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  
禾旅命周公歸報鵠鵠貽詩恩勤鬻子不敢離王王  
亦未敢順公卽葬公于畢之事也雷電以風爲葬周  
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灾卜祭啓籥金縢執書以泣故  
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心  
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  
周公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  
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誼  
也故儒者以二十八篇尙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  
乎

鵠鵠首章取子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

以喻成周之營三四危辭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離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罔之命啓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焉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按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

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  
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往東之時  
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是

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按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  
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尙存微子封宋  
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

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載匡衡議呂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按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按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殷兵所謂伐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因學紀聞云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擯詰今本闕焉按擯與奄同音字通周公伐奄時得命禾卽陳天命以詰奄民

故嘉禾亦名揜誥否則百篇中無揜誥之目益知揜  
誥卽嘉禾猶畢命卽豐刑矣

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  
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  
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  
於成王按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  
卽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  
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  
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旣得命禾旅  
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

相義辯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摭假  
別見

王隸政之逸文傳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遷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注霸案尚書作采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後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

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  
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  
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  
畢則歸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  
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則君奭成王征皆在周公  
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誕保七年之後者蓋自金縢  
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縢總言周公之始末  
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洛致政數大  
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誠語言之事故敘列於後其實  
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

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  
豐刑鄭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  
此序相應按序云康王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  
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脫刑字也三統術引  
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者涉序中冊  
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霍侯  
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  
之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堯典正義載  
鄭二十四篇  
目有問命無畢命今按鄭嘗引畢命逸篇三統術  
亦引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問正義字誤耳

謹按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彝命皆書之正經以世  
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棐誓呂刑文侯之命秦

誓五篇者幼嘗受其義於葆琛先生麤曉佔畢未能詳紀奔走燕豫畱滯梁荆函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尙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尙書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滑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貳始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書之終中候之文

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可以不弃

過庭錄卷七

野有死麕爲凶荒殺禮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消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謹案儀禮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儻皮注皮鹿皮說文慶行賀人从心从夕吉禮以鹿皮爲贊故从鹿省又麋卽麕也

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

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儺皮也兩皮爲儺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儺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膚肉非也懷春者當仲春會男女之時誘之云者謂道之道之云者謂在前道之也在前道之本陳風序誘僖公也

正義大戴主言篇歲誘賢焉則賢者親而不肖者懼亦謂

聘賢以禮先之與詩誘之同義所謂見而親迎男先於女也周南之君子慎人道之始正陰陽之位於凶荒殺

禮之時猶不欲廢親迎之法也尙有淫亂之不化者乎

### 三英粲兮

按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傳云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正義曰二章傳

云緘縫者釋訓云緘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緘之爲界緘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緘因名裘縫爲緘五緘旣爲縫則五紵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紵數者以經云五紵先解五之意故紵數有五也首章旣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緘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緘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旣解其體恐人以爲紵自數也緘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緘數亦五緘言縫則紵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維組紃耳若爲線則

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旣云素緘卽云五純五緘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按正義說組紃飾裘縫之制甚明竊謂純之言加也以素絲加裘縫爲飾故詠羔羊者先見其飾又見裘之界緘分明又見縫之大小錯總蓋先其箸者而後及其隱者旣知素絲英裘則鄭風羔裘之三英粲兮英亦飾也三英與五紃其數異無一定之制耳毛傳以三英爲三德蓋言其

取義也

騶虞

後漢書班固傳制同乎梁騶章懷注曰魯詩傳曰古有  
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文選東京賦及注  
騶並作鄒義同

賈子新書禮篇

曰禮者臣下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祀吁嗟

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

輿十乘以明貴也犧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以

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

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

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

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

亦若此而已按賈生申魯詩之義如此又周禮鐘師疏  
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  
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  
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  
毛詩同是其聖獸也按此則韓魯說並同兩家俱列學  
官故漢人皆依用之毛詩古文家別爲一說詩無達詁  
自可並存近戴東原作毛鄭詩攷證謂騶爲騶馬虞爲  
虞人以易毛義仍不合魯韓

濟盈不濡軌軌不當改軌

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軌以上爲軌

段若將校毛傳改上爲下音義軌

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  
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  
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桉陸謂舊龜美反謂車  
以上爲軌則車轍當在轔下遂改音犯而字從車旁凡  
以爲軸前之軌然从凡之軌與牡不韵鄭此箋云渡深  
水者必濡其軌謂水深必浸軸如濡軸前之軌則軌與  
皆沒於水亦不能渡矣以此知濡軌當是从九之軌軌  
與軸爲一物異名同是轉頭也本鄭注見後水深濡軸軸不  
可見故以轉頭言之从九之軌一是轉頭一是徹迹有  
二義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鄭注云周禮大御祭

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轄頭也按此解左右  
軌卽大駁之兩軌也注又云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按  
此解少儀之范卽大駁祭軌之軌也从九之軌與从凡  
之軌字旣形近又以毛傳本誤下爲上故陸孔諸家輒  
欲改濡軌之軌字从凡矣茲具錄詩禮記正義周禮疏  
之文而條辨之

詩濟盈不濡軌毛傳曰由轔以上爲軌音義曰軌舊韻  
美反謂車轔頭也按云舊者謂魏晉以來相傳之音義  
頭轔車轔當加轔上段若膺校毛傳由轔以上改上爲下是  
也是軌有兩義一是車轔一是車轔

云軌車轔也按說文無轔字本作微從車九聲韻美反軌車軌前  
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轔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按

義惑於譌本毛傳故以車軾前之輶易軋字無論音均不協且輶爲車軾前則在輿上矣濡輶必沒輿又安能渡乎陸氏又云車轔頭所謂輶也則陸以車轔頭是輶非軋故改從輶而不用舊音正義曰說文云輶車轔也輶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輶也非軋也但輶聲九輶聲凡於文易誤寫者亂之少儀云祭左右輶校當作輶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輶祭輶乃飲輶校當作輶與輶於車同謂轔頭也輶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轔人云輶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輶謂軸前也書或作軋校周禮本作輶音義犯元謂輶是軋法也校兩軋字本作輶謂輿下三面之材輶軸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輶祭輶乃飲注云古書輶爲軒輶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爲輶輶爲兩轔範當爲輶輶車軸前鄭不易之

是依杜子春軌爲正也然則諸言軌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在軸前垂軸上文亦作軛非軌也按疏據傳由軌以上亦定軌爲軌與陸同軌自車轍耳中庸車同軌匠人

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軌輪小穿也轉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軌轍也又云軌小穿也元

謂軌轍末也然則轍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轍二名

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

按當作軌

與軌於車同爲轍頭以少

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

按當作軌

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

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軌也

按疏明見鄭君少儀注以軌即軌然欲就其改軌之義故

附會爲此說  
卻是牽強

禮記少儀其在車則左軌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注周禮大御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軋於車同謂轉頭  
也按鄭據周禮斷軌與軋爲同物異名若是字誤則注安得不言邪 軌按當作軌與范聲同  
謂軌前也正義曰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按此疏申濟盈不濡軌之軌亦是未不必嫌爲車轂矣 范謂式前又曰周禮大駁祭兩  
軌按疏本軌多誤軌並改正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  
右軌與兩軌是一故云軌與軋於車同謂轉頭謂車軸  
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  
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軌車旁  
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卽詩抑風濟盈  
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按詩音義軌舊韻美反則唐以前本俱作車旁九陸

氏始據鴻本毛傳欲改從凡而孔氏因之  
右軌是也按此不同詩疏差勝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周禮大馭僕左執轡右祭兩軌祭軌乃飲注故書軌爲軒軌爲範按注疏本軌皆誤軌今改正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軺軺謂兩轡也其或言軒亦非是又云軌當爲軺軺謂車軸前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疏曰按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軺於車同謂轡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軸前也若然此云軺少儀作軺軺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軺少儀云范同是軸前也

輶人疏曰先鄭以軌爲式前後鄭從古書軌不從軼者  
以軌爲邊是定雖有少儀檢富作大取祭軌爲車旁凡與此  
古書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軌則不可軌謂轍  
廣轍末亦爲軌故少儀云祭左右軌軌卽轍未考工經  
涂九軌軌卽轍廣是不定故從軌也

按音義舊龜美反謂車轄頭與鄭注少儀左右軌之軌  
字同義既以爲車轄則毛傳定作由轔以下爲軌矣今  
作以上者涉上由膝以上由帶以上而誤

陸氏言古人韵緩之非

詩燕燕遠送于南音義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  
今謂古人韵緩不煩改字按沈是沈重後人協音本此

又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協音皆不知古音與今  
絕異至陸氏言古人韵緩亦不知古韵部分極嚴豈得  
爲韵緩乎

愛而不見愛不必讀僂

說文僂彷彿也从人愛聲詩曰僂而不見按所引當是  
毛氏古文然愛字亦可假藉說文愛行貌言  
行而不見亦通

幽風公孫碩膚公孫謂成王

幽風公孫碩膚交鳥几几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  
碩大膚美也交鳥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  
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過也周公攝  
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過辟此成公之大美欲

老成王又畱之以爲太師屢交焉几几然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盛服以行禮也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按所引孫毓說未當商頌序烈祖祀中宗也其詩云顧予蒸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鄭氏幽風譜云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蓋商頌推本於湯故祀大戊其子孫

得稱湯孫幽風推本於公劉周自后稷至諸暨皆稱先公故幽詩稱成王爲公孫也卽此可以推毛學之微而孫氏顧以去幽公已遠爲嫌無乃陋乎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狼跋欲待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然後授之而仍推本於先公皆周公之志也又安得以美成王不美周公爲難乎

艽野卽鬼方

小明我征徂西至於艽野毛傳艽野荒遠之地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荒遠之地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尙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準之則三千里矣按

此蓋大夫竄貶之作。羌野在西方三千里之外。迺古西戎之地。後漢西羌傳曰：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鬼方卽是西羌鬼與羌聲相近。鬼在支類九，在幽類通用。故鬼方亦謂之羌野。易旣濟九三未濟九四虞翻注並云：坤爲鬼方。此但以陰陽氣說易而不言其地。毛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與小明傳並不言鬼方羌野所在。今約略以爲西羌道里適合。後漢章帝詔曰：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是鬼方在西域之證。文選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先零戎卽西羌。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鎮撫諸。此九國九當同羌言。盡撫

西陲之地故至於九國也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  
鄧侯爲三公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則九  
字正有羌音禮記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  
諸侯正義曰鬼侯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  
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  
相近故有不同也此九鬼通用之切證九侯蓋西方九  
國之諸侯入爲三公又受封內地故殷本紀正義引括  
地志云相州洛陽縣按相州無洛陽縣故近人輯括地  
志改相州爲洛州然魯仲連傳注徐廣曰鄧縣有九侯城則仍在相州魯仲連傳正義又  
云九侯城在相州澇陽縣西南五十里按相州有澇水  
無澇陽縣當俟攷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  
九侯城也列子稱相馬者九方皋九方當卽鬼方以圖

爲氏也

幽風七月備風雅頌

七月篇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正義曰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具有風

雅頌也別言幽雅幽頌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故篇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旣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幽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篇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盛發之類是也又

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幽雅也又云幽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幽頌與此異者彼又觀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治故爲雅天

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翔鳳謹按七月一篇之詩而篇章言幽詩幽雅幽頌以其事各有宜迎寒暑則宜風故謂之幽詩祈年則宜雅故謂之幽雅息老物則宜頌故謂之幽頌鄭君於詩中各取其類以明之非分某章爲雅某章爲頌故說各不同篇章不曰幽風而曰幽詩以幽詩皆在國風之內遂不言風而言詩幽風實不列於雅頌則必言雅言頌以見一篇備此三體況以篇吹之則取其聲

而不陳其辭不嫌一篇而名以三體矣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爲幽雅思文臣工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幽頌取雅頌諸篇以分屬之似矣然於幽何涉況思文臣工之詩非息老物可用也

過庭錄卷八

昏禮用鴈爲大夫摯

士昏禮篇納采用鴈鄭注云納采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接親迎乘墨車注云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則用鴈亦是士用大夫摯也漢人昏禮用羊見晉書禮儀志此當是卿禮也公羊莊廿二年何休注凡昏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以爲諸侯亦用鴈恐未是

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曲禮下大夫鴈疏引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公羊莊廿二年何注大夫用鴈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與士昏禮之鴈字竝从鳥孫志祖據說文佳部雁知時鳥也鳥

部鴈鵩也二字不同而疑士昏禮鴈爲生鵩校生鵩不見於摯雁鴈在經典自可通用如此類假借甚多安能一一改从本訓乎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

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按儀禮十七篇始於冠婚以重成人之事謹人倫之始終於喪祭明慎終追遠之義喪服一篇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變易故謂之本周禮設官分職一代之書有所損益故謂之末而賈

氏序周禮則云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此疏家各尊其經  
非至論也

冬溫而夏清

曲禮冬溫而夏清清字鄭無注疏亦不釋音義清七性  
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按文選謝宣遠荅  
靈運詩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李善注何敬祖雜詩  
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翫清有餘也又按  
張景陽雜詩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又莊子人間世  
篇贊無欲清之人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音義清七性  
反字宜從冫從冫者假借也清涼也又呂氏春秋有度  
篇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簾非愛簾也

清有餘也高誘注清寒又按周語火見而清風戒寒則清並有寒義又按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又云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是清與涼同義字並水旁合之謝詩清與盈甯成情韵則亦不讀七性反也故昔人多言清風清露清夜並取清涼之義則曲禮一本作水旁者是

奉席如橋衡橋訓桔臯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衡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絜臯注疏本作桔槔經典釋文本作衡上低絜臯按說文無槔字作臯是也衡上低昂正義云奉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

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

宋人注以爲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以席爲不卷奉之者非也

故注云

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

首尾故公食禮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

翔鳳按絜舉制爲二木木直者爲橋直木衡者爲橋衡

絜舉合言爲橋也橋衡不能正平故奉席似之莊子天

地篇云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沸湯其名

爲槔

按字當作檣釋文云槔本又作

槔或作臯同音羔徐居檣反

又天運篇云子獨

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說苑反質篇云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

車爲敎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槔終日溉韭百

區不倦此並言橋衡也淮南主術篇云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按此說非桔槔之爲桔槔非桔槔爲大名而橋爲上衡也正以所利在衡故言橋者輒言衡矣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也此則言橋直也

墨子篇城門篇

舉作韻

### 殯於五父之衢

梁

玉篇

晉記解檀弓孔子少孤節云周禮冢人墓大夫

掌墓地自王公士庶辨尊卑度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邱壘昭穆皆爲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夾其造營始祖之墓孔子曾祖防叔爲防大夫卒而葬此孔子兆域當始營於防叔則所謂防墓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

其墓昭穆之位也所謂合葬於防以孫從祖也蓋孔子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歿而訪求墓位乃得葬親同處史記誤以合葬爲母祔父墓後儒竝據爲說故義有難通翔鳳謹案士喪禮掘肆見衽鄭注肆埋棺之穴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輶檻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轡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雖之是古人三日而殯卽下棺於地如後代淺葬之法古人決無以殯爲葬之事且聖人父死亦無二十年不謀葬之理也蓋春秋時失冢人墓大夫之官孔子又少孤遂不知父葬處故殯母於五父之衢喪事卽遠掘肆殯棺可不於其家鄭注檀弓云五父

衛名蓋聊曼父之鄰襄十年左傳杜注聊邑魯縣東南  
革城是也又定八年注五父衛在魯國東南則正在聊  
邑衛之旁當有室也釋名喪制云假葬於道側曰磗磗  
弱也叔梁紇爲聊邑大夫孔子疑葬於食邑卽殯母於  
其衛以問知者孔子殷人先世無合葬之法至孔子行  
之故若是其重難也孔子稱古也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竝指殷法先世用之至孔子始從周也既知聊叔葬從防叔兆而後合葬之禮行矣至淺  
殯不葬起於後代之薄俗春秋以前宜無此焉近儒江  
永解檀弓始爲此說而梁氏暢之至以孫從祖爲合葬  
此凡說之尤甚悖理傷義誣聖亂經可不痛哉

江浙土薄水淺慎於葬埋之事故間有停厝者其後

薄俗相沿遂至不葬若直隸山東諸省至今尙無數年不葬之事而江氏以疑孔子時亦見其識之淺也今日湖廣雲貴俱無露棺之事此余所親歷也

其蟲倮爲虎豹之類

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管子幼官篇中央以倮獸之火爨尹知章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此旣稱倮獸則定是虎豹若謂人倮胷當之安得有獸稱邪周禮大司徒辦五地之物生五曰遯陽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旣言動物又言民則人不數在動物之內故鄭注亦云羸物虎豹貔貅之屬淺毛者也考工記梓人

爲箕虛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箕虛鄭注亦云羸者爲虎豹貔貅斷不以人爲獸也月令注可據此爲定曾子之文當別爲一說也

月令五蟲所取

月令春三月其蟲鱗鄭注云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夏三月其蟲羽鄭注云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中央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秋三月其蟲毛鄭注云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冬三月其蟲介鄭注云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鰐之屬謹案春三月斗建寅卯辰上值東官蒼龍

故其蟲鱗易春分震用事震爲龍夏三月斗建巳午未上直南官朱鳥故其蟲鳥易夏至南用事商爲飛鳥中央土直未申之間未申爲坤維坤爲虎申宮直參參爲白虎故其蟲倮鄭必以爲虎豹之屬也秋三月斗建申酉戌上直西官咸池天官書不言白虎言咸池以白虎不主秋令鄭以其蟲毛爲狐貉之屬者西官有大星曰狼狼亦狐屬狐亦類狗易艮爲狗爲狐秋分兌用事不取兌象取艮象者兌旁通艮故取艮也冬三月斗建亥子丑上直北官元武南斗下有鼈十四星故鄭注其蟲介爲龜鼈之屬子爲天龜丑爲鼈蟹易象离爲鼈爲龜冬至坎用事而取离者虞氏說易乾交坤爲坎坤交乾爲离坎戊离已用三十日一會

於壬又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是坎離交相爲用故用坎時反取离象也

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人姓名

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索隱曰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元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詳鄭此注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一人名故使箕子行視之以當時惟箕子存也後人見商

容與箕子比干並稱遂亦謂人名然周本紀云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公之囚表商容之間商容與  
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蓋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  
舞靡靡之樂於是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殷本紀又云商  
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謂紂廢知禮樂之官其人卽  
太師疵少師彊之屬也周本紀又云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三事並言亦猶他  
書以箕子比干商容並舉也武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  
脩廢官之事洛誥王肇稱殷禮鄭注王者未制禮樂恒  
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非始成王用之  
也武王稱殷禮則必行商容故淮南齊俗篇亦云武王

入殷而行其禮蓋克殷及商而先謀於禮樂所由致成

周之盛也與

漢書古今人表商容在弟四等蓋但據樂記及史記載之如晨門何貴丈人之類皆

非人姓名淮南主術篇表商容之間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

老子師故表顯其里又穆稱篇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按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

禮老子爲守藏室史守藏謂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

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曾子問諸記亦皆言殷

禮文子商容作常  
櫟音近而訛

喪服無齊衰九月

儀禮喪服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服齊衰三月而禮記大傳鄭注云公子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

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按喪服無齊衰九月制鄭注當有誤喪服小記有七月之喪亦喪制所無蓋變禮也

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爲老聃墨翟

按老子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寬柔以教也又言報怨以德此不報無道也老子楚人故云南方之強淮南泰族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又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能繼其業者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此社金革死而不厭也墨子宋之大夫宋在楚北故云北方之强至抑女之強則孔子之教也

燕毛

爾雅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則古人同姓親盡不稱兄弟其尊卑之別但論齒髮儀禮特牲少牢皆無燕毛一節以卿大夫無太祖之祀其與祭者爲父兄子弟故不以毛髮爲次弟也天子諸侯祭其始祖則始祖之後皆在其始序昭穆如左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雖傳數十世而昭穆不能移易凡朝聘會盟亦必以祖宗之先後爲序周初蔡仲後封而春秋卽不能長蔡於衛

如世本世數推之蔡侯固先於衛侯矣迨於祭畢而燕同姓然後以毛髮爲序故周禮有王燕則諸侯毛之說此天子之禮也

### 大學引書

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駢德此古文說也孔傳

用正義引鄭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康誥克明德慎罰之孔傳云顯用俊德慎去刑罰此亦當本古訓也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已具自明之義推之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先賢後親之法也康誥明德慎罰卽舉直措枉故二者竝舉然必先有以自明而後能明駢德之士又必先有以自明而後心與天通乃能顧諟天之明命故大學篇引康誥帝典固

言能明有德之士矣引太甲固云天之明命矣乃總而釋之曰皆自明也以爲非自明則未能明德亦未能顧謚天之明命也帝王所以明於天人之際者亦由斯道而已矣若書意本言自明則大學無庸要釋孔氏禮記正義云康誥戒康叔明用有德帝典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經所云康誥太甲帝典皆是人君自明其德與尙書異其說非是

案荀子正論篇云書曰克明明德多一明字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比引書亦當作明用有德荀子但言主道利明不利幽不必定言自明明明德猶堯典言明明揚側陋爾

師氏保氏鄭注釋

序官師氏保氏注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或曰師氏保氏非三公之師保而鄭引周召爲證何也翔鳳謹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師保之官自古有之蓋以三公兼官則爲太師太保其人非三公則爲師氏保氏三公之官不必備師保之職未可闕也書敘稱相成王爲左右者卽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王居明堂之禮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敎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鑿守王闢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  
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據蔡說是知師氏居東南故周公  
左保氏居西北故召公右足以鄭引周召爲證也鄭又  
以闢爲宮中之卷門非是

考工記車制

萬之以眠其匡也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或  
作矩案注家皆以輪圓故竝不以爲矩其實輪雖圓非  
用矩不能出圓形匡讀如月盈而匡必環矩定輪之內  
匡而後外之圓規乃合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  
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蓋徒圓不能知其數故  
必以方之數出之也

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輿後橫者也案軫  
一名而有二用輿下四面材謂之軫故記云軫方象地  
其一面在後以持輶踵故鄭氏注禮許氏說文並以軫  
爲輿後橫木也通軫之體惟輿後一面爲用力非此則  
輿自輿輶自輶勢不相轄說詳後故鄭許獨以輿後解軫  
此亦輶人衡任之一以體連於輿故彼不說之

輶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  
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案任正惟輶一物故可  
云其輶若衡任則衡與輶兩物故云五分其長不可偏  
言衡或偏言輶也或以任正言輶非輶衡任不言衡是  
衡非也

輶不橫故曰任正軸衡皆橫用故曰衡任至輿後之軫亦衡任之一故注家皆以輿後橫木解之蓋輶之踵出於輿下而入於軫中軫之後一面爲鑿寬圍七寸五分寸之五十一適以受輶踵則輶與輿得相持膠固而無傾掉之患近人以任正別一木在輿後橫之非車制也

轶人輶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輶謂式前也輶輿之三面當前謂之式兩旁謂之較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之前一面木亦謂之輶輶之言輶爲人所共見以爲模範輿人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其式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濱也按此

言車輿之深以三分之一在式前以容御者及車右以三分之二在式後以容乘車者則式前卽軫之前一面材左傳所謂踞轉而鼓琴軫與轉聲之轉亦指軫前也詩陰剝鑿續毛傳陰揜軫也鄭箋云揜軫在式前垂軫上棟揜軫當以革爲之故與剝連文戴東原以爲揜版者非揜軫之革下垂於軫則軫爲軫之前一面材益信阮侍郎云軫之爲物蓋在輿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軫身案此說已較戴氏爲密今攷軫爲輿下四面材其前軫加軫上當卽就前軫之木闌爲半規形爲軫以容軫身故軫踵得入後軫鑿中而輿適正平軫非別爲一物所以軫必爲前軫踵必入後軫者亦以記文定之記云

六尺有六寸之輪軸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轢焉四  
尺也注鄭司農云轢謂伏免也元謂軫轂末也此軫與  
轢並七寸按此則轂之上爲轢轢之上爲軫更不言軫  
又按輿人注軫圍尺一寸其徑三分之一崇三寸六分  
有零而轔當免之圍又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其徑三分  
之一崇四寸八分有零使軫加轔上轔加軸上其崇已  
逾八寸伏免復何所施故知軫與轔連體矣

尸子云文軒六駛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凶則  
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軳衡圍一尺二寸八  
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軳者不過四寸知軳  
之修亦當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

者巧也用咫尺之水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  
案此言咫尺謂大車之輶考工不詳禹園之數意大車  
任重其高當倍於衡園故輶得有咫尺之度也

筦子黃鍾小素之首其數則九九八十一與含少法不  
同戴說非是

古大車小車皆一轅一轍則兩服皇侃論語義疏云古  
作牛車兩轍不異卽時車案此非也余行河南北嘗乘  
鄉里牛車皆一轍兩服以告同行者謂此猶存古制皇  
氏梁人足迹蓋未至北方故不審車制

輶既與軫連爲一體則所謂伏免卽在輶中之當軸處  
所謂當免伏免爲轍亦爲轍易輿說轍盧氏曰轍車之

鉤心夾軸之物旣言鉤心自在輿之中心說者以伏兔置軸之左右恐非案輶人當免鄭注輶當伏兔者也兩相直之謂當若伏兔在左右而當免在正中則安得爲當免乎大車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鄭注司農云鉤鉤心案鑿其鉤連轅言之卽轅之當免也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大車一轍其當免亦在輿之中心故鄭以鉤心解之若兩轍則有兩當免其伏兔迺在左右不得爲鉤心矣鄭猶目驗大車一轍故下此注也

康成注經與他書違異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  
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而後生也陰  
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  
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又曾  
子事父母篇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  
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  
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  
也按若夫爲語助曲禮若夫坐如尸二語與上下文義  
不屬蓋自曾子脫文入之康成注曲禮若夫坐如尸爲  
言若欲爲丈夫也注月令其蟲倮爲虎豹之類俱與曾  
子所言異

淮南時則篇高誘注羸蟲麟爲之長毛蟲虎爲之長互易漢志五行志劉歆忠心傳曰時

則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素問五行政大論  
倮蟲靜王冰注云倮蟲謂人及蝦蟆之類也

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桉南風之詩見尸子賦文選琴而引

鄭注樂記以爲其辭未聞

鄭注樂記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與淮南人表異說見前

禮運篇曰吾學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桉坤乾爲歸藏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篯名铿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云老子爲柱下史蓋守藏柱下同爲一官以歸藏殷禮所存故曰守藏彭祖子孫世世爲此官至周而老子繼其職守故記稱商老彭大戴禮謂老

子得殷歸藏之禮於彭祖後人所記商容卽守藏史掌禮容者非一人故謂之商容老子傳商禮樂孔子從而問禮故春秋之經儀禮經十七篇及七十子之徒所記並用殷禮也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語見逸周書祭公篇則記葉公當爲祭公而鄭注以爲葉公子高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解曰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見周禮外府注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

也

校鄭君敘五帝不用帝繫五帝德議七廟則異劉歆尤其落落大者鄭於諸書豈皆未涉誠以學問之涂非一端可竟耑門之學非異說可移況於百家蠶起一貫殊難或由鄉壁之書或出違經之論炫彼小言改我師法卽非通人奚名絕業觀夫鄙淺好援百家之言以駁鄭君之注吹毛洗垢則有得矣若鄭君之體大思精何足損其豪末乎

三商

儀禮士昏禮目錄云口入三商爲昏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云日入三商爲昏不盡爲明校

馬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今云三商據整數翔鳳  
按宣和博古圖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淢三商並  
謂刻爲商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鄭注百度百刻  
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又以刻爲度商度義相近也  
黃氏宗羲以三商之商爲滴漏之滴而省水旁後人多用其說  
按說文澣水注也从水澣聲都厯反則滴漏之滴省水卽澣字不與商似且漏水一滴安得有一刻前在京師以此語真州相國相國卽寄書家中削去禮經釋例內一條可見前脩之一虛已